

卷二

訓俗遺規卷之二

三元堂藏板

桂林陳宏謀編輯

許魯齋語錄

先生名衡字平仲河南人元國子監祭酒諡文正崇祀廟庑

宏謀按魯齋先生在元時專以小學四書修己治人之法爲教不尚文辭務敦實行薛文清謂朱子以後一人者也語錄所載本干六經切於倫常近裏着已詳明懇摯茲錄其知愚共曉者若干條常人守此亦足以寡過矣。

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已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已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候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天地間當大着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

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物之際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物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

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  
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  
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  
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旣著卽從而美之不必  
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  
益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  
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皆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  
不將去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  
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

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汝旣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缺，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可爲愛便宜者之戒。或謂人依道理行，多不樂，故不肯收斂，入來放曠，不守法度，却樂多，只於那壁去了，以故爲學近理者少，而多喜於自恣，放言

自適如李太白諸詩豪皆是也此何故曰天下只問是與不是  
休問樂與不樂若分明知得這壁是那壁不是雖樂亦不從也  
如家有諸子一子服田力穡以堂構爲已任一子荒縱飲宴市  
樓若論樂與不樂力田之苦誠不如市樓之樂爲其父祖者愛  
力田者乎愛荒縱者乎使誠知服田力穡之爲樂無窮也則於  
荒宴不肯一朝居矣彼誠不知耳苟能知之必不如是也所以  
大學要致知

陳定宇先世事畧

先生名櫟字壽翁元時休寧人

宏謀按述家世者無不競尚貴顯人亦以此艷稱之甚則比附而粉飾之以爲非是則舉無足述也矣定宇先生所述先世絕無貴顯而清白家風吉祥善事難能而可貴莫大於此區區一時之貴顯均不足以擬之家之可久也不以勢而以德不信然哉至不作佛事一節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茲乃推明所以不能行之故力挽頹風更於禮教有補先生在元時舉于鄉而未仕授徒著述一宗程朱與吳文正並稱云

自始祖府君十有八世而至櫟他房有以儒學顯者而本房獨無有然洪範五福貴不與焉數世以來壽皆八九十無下七十

者祖與妣偕老無再娶者父子皆親傳無祝嘏者皆稱善人無  
一爲人所指者良可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有儒學而不顯  
安足計哉又自曾祖以上世潤其屋降是寢殊甚然家雖空而  
行頗實口雖羹藜飯糗之不給而經炊史酌之味無窮貧亦安  
足計哉所大懼者氣薄蚤衰兒輩才下志怠或墮其家聲焉耳  
先曾祖平生不好佛治命命先祖曰我死喪葬參用古今禮毋  
作佛事先考先叔所以喪先祖祖妣不肖所以喪考妣皆不敢  
變焉大抵此說儒者知之者多能行之者寡不播於俗論則奪  
於婦人先考之歿也來弔者見勉曰縱不齋佛亦必聲鐘應之  
曰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皋長聲也某死此儒家之聲鐘也欲  
聲佛家之無常鐘也何爲又有曰縱不爲佛事亦必填受生又

應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儒家之  
填受生也以紙寓錢填受生也何爲此不肖所以不播於俗論  
者也吳氏女兒明敏知書習聞家法固無異論吾婦朱其父兄  
信佛甚亦化之無異論焉此不肖所以不奪於婦人者也昔程  
子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洛中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近年同邑  
求邇范公歛邑古梅吳公之家皆然然程子大賢范吳富者人  
無敢非之吾家三世不幸皆貧流俗不過曰是貧甚不能爲故  
立異耳嗟乎安得家肥屋潤更酌古禮行之以一洗流俗之言  
哉又嘗聞士友之言曰平昔非不知佛事不足爲古禮所當用  
一旦不幸至于大故則族姻交以不孝責我雖欲不爲不可得  
已嗟乎佛入中原祭禮荒胡僧奏樂孤子忙後邨劉公嘆之久

矣孝也者其作佛事之謂與流俗之所謂不孝乃我之所謂孝也流俗之所謂孝乃我之所謂不孝也兒輩聽之不守家法非吾子孫豈惟望爾之不變哉將世世望子孫無變也

王陽明文鈔先生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明弘治進士官至四省總制封新建伯諡文成崇祀廟庭

宏謀按陽明先生勲業文章炳著天壤讀其文集所言爲學專尙致良知未免開後來蹈空之弊然萬事根本于心人性無有不善良知者卽不昧之良心也學問所以擴充此良心但非空空守此良心便謂不須學問耳今錄其教人數則反覆提撕俱從良心處發人深省三復斯語可以修己而責善可以範世而化俗于世教不無裨益云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

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  
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  
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  
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  
爲惡諸生念此可以知所立志矣

曰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  
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試觀儕  
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  
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  
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  
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

稱人之善而咎已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已之短忠信樂易表裏  
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  
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尚之  
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夫過者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諸生  
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著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  
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  
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  
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歎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  
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  
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

言作述  
卷二  
七  
懷羞澀疑沮而甘心于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自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否也因得以云其非蓋數學相長

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以上示龍場諸生教條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利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利殃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詒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

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

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論以上

泰和人楊茂龔癡僅能識字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你口不能

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

茂以字答

先生

曰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一般人犬凡

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

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

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你

如今於父母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

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

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